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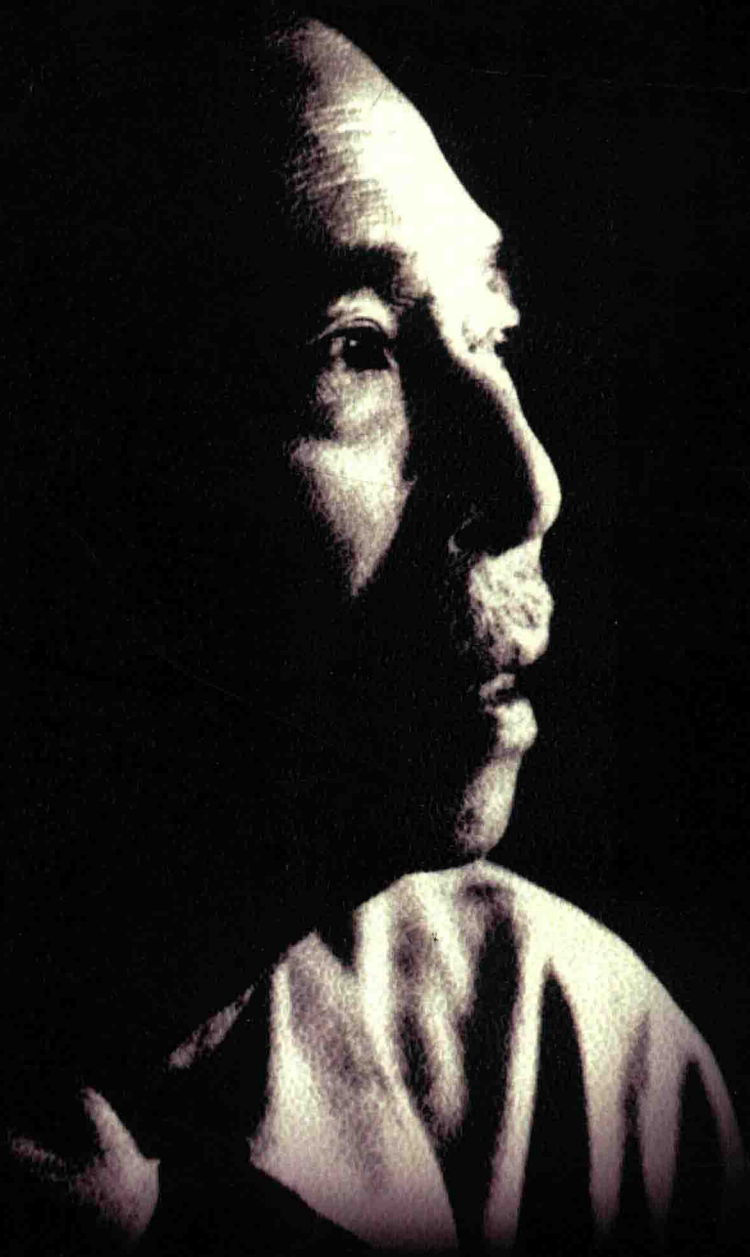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18

茅盾小說論

王嘉良◎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王嘉良◎著

18

茅盾小說論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小說論／王嘉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48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18 冊）

ISBN：978-986-322-708-3（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小說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240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08-3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708-3

茅盾小說論

本書據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重印

作 者 王嘉良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小說論

王嘉良 著

作者簡介

王嘉良，1942年7月生，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浙江師範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浙任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主持浙江師範大學省高校重點學科、重點研究基地負責人、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首席專家，擔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出版學術著作20餘部，2012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王嘉良學術文集》（12卷）。1993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提 要

本書專論茅盾小說，對茅盾小說的豐富內涵、獨特形態、藝術價值等作出較為全面、深入的論述與評價。前三章著眼於小說的史詩描述，透過茅盾的中、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歷史題材小說，從不同體裁、不同題材的作品中揭示一以貫之的史詩性特徵，這既是對小說內容的全景描述，也藉此顯現小說容量上的一個顯著特點。中間三章是形象論，分別論述茅盾小說創造的「時代女性」形象、民族資本家形象、農民形象三個形象系列，從中闡釋現實主義小說注重創造形象的特質，同時揭示作家借助形象寄寓的深刻思想蘊含。後四章是茅盾小說基本特質的歸納，從社會剖析小說模式、「理性化」的創作思維特徵、「以人為本」注重形象創造的現實主義小說特質、追求有機性結構形態的小說敘事模式等四個方面，闡述茅盾小說的基本形態特徵及其採用的主要藝術方法，試圖對刻印著「茅盾式」紋章印記的獨特小說形態作出盡可能科學、準確的闡釋與探析。「結束語」論述茅盾作為小說家的歷史地位，既是全書的一個總結，也是對茅盾小說作出的總體評價，認為茅盾作為一位現代小說巨匠，他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開創者之功、提供了兩個全新的形象系列、開創了重要小說流派「社會剖析派」等方面，都有開拓者勞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



目

次

小 引	1
第一章 史詩描述：中、長篇小說的社會編年史特徵	3
一、史詩，從現代史的源頭——「五四」開始	4
二、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性探索	9
三、刻繪「立體式」的社會結構圖	13
四、敘寫「大時代」的宏偉詩篇	18
五、結論：傑出的社會編年史作家	25
第二章 作為史詩「續篇」的短篇小說創作	27
一、概括得廣——從時代生活的寬處著眼	28
二、開掘得深——在生活的「內部本質」中探求	32
三、解剖得細——向人物心靈的深處突進	36
四、駕馭宏闊生活的藝術獨創性	40
第三章 史詩的片斷：對現實的歷史透視	53
一、構築從歷史通向現實的橋梁	53
二、尋求獨特的歷史發現	56
三、寫出個性化的歷史「活人」	60
四、目的是創造一件藝術品	62
第四章 形象觀照：形象系列（一）——「時代女性」系列	67
一、「時代女性」的三型	67
二、女性形象的獨特創造	78
第五章 形象觀照：形象系列（二）——民族資本家系列	93
一、在《子夜》的延長線上	93
二、「命運注定了要背十字架」	97
三、形象系列的歷史縱深感	102
四、類型本質的兩重性和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108
第六章 農民形象，作為探索「農民問題」的一個視點	115
一、著眼於「大中國的人生」看待農民世界	116

	二、在「時代視野」中觀照農民生活	121
	三、刻印著時代特質的農民典型	125
	四、描繪農村生活的成功經驗	128
第七章	小說品類：社會剖析小說的典型模式	133
	一、整體性的社會人生研究	134
	二、社會剖析的濃重理性化	139
	三、獨特的思維方式：兩種思維的滲透和 交融	144
	四、獨特的創作個性：文學家和哲學家的 結合	151
第八章	創作理性化——自覺的藝術思維活動	157
	一、「做」小說——藝術構思中的慘淡經營	157
	二、「理性化」觀照下的思維自覺性	161
	三、側重「再現」的「立體思維」結構	165
	四、「立體思維」的重要環節：把形象化 納入構思	170
	五、藝術思維的開闊性和活躍性	175
第九章	注重形象創造的現實主義小說特質	181
	一、以人爲本：重視人的主體性的創作 追求	182
	二、在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階段上	186
	三、人物性格典型性的深層開掘	192
	四、走向性格塑造的更高審美層次	197
第十章	追求有機性結構形態的小說敘事模式	207
	一、「有機性」——小說敘事結構的總體 原則	209
	二、注重理性分析的「立主腦」敘事結構	213
	三、以性格爲中心的敘事結構	218
	四、情節的「連鎖性」組合	223
	五、結構的「整體美」追求	227
結束語	茅盾作為小說家的歷史地位	233
後 記		247

小 引

在目前文學觀念不斷更新之時，研究茅盾小說也許是頗不合時宜的。因為時下不少人們感興趣的是那些探究人生永恒奧秘的「純」文學作品，而對於注重社會功利性，強調作家使命感的創作則往往評價偏低。茅盾的小說屬於後者，時或遭到冷落，自難幸免。這也無怪。在過去的文學研究中，用單一的社會學模式評估幾乎是全部文學創作，致使別有價值的那部分文學精萃也掃數歸入「不合格」之列。於是，當文學觀念變更時，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悖論」，對體現了「社會化」的創作都給予了苛評，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在這個並不討巧的研究領域裏，我竟傻乎乎地幹了七、八年之久。新觀念的撞擊，常常使我感奮，也陷於困惑，以致不時懷疑自己的研究路子是否對頭。然而，當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茅盾作品時，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這熟練地駕馭小說藝術規律的精彩篇章竟會位居那些被尊之為「純」文學的作品之下——姑遑論它還有別一種社會價值在。猶疑也是一種思索，而思索的結果是增加了樂此不疲的信心。在我看來，稱之為「文學」的這個詞兒，對它的解釋原就沒有定規，不能說某一種解釋具有絕對的真理性，據此即可對不同的文學樣式作出同一的價值判斷。像茅盾這樣注重客觀寫實、注重創作功利性的作家，在中外文學史上可以說是比比皆是，為何就不可以作出應有的估價呢？出於對文學涵義的不同理解，作家筆下的作品可以有多種模式。過去對非理性、非社會化的創作重視不夠，確是一種失誤，然而也沒有必要據此貶抑非屬同調的創作。更何況，茅盾的小說在藝術社會學的層面上該屬於較高品格的一種，至少在中國現代小說的同一品種裏茅盾的大多數作

品是高一籌的。如此，對這位富有獨特個性的作家的小說創作作必要的研究，藉以透視和總結它所代表的那個小說品種的基本特質，就不會是毫無價值的。

我寫這本小書的基本構想，是力圖勾勒茅盾小說的全貌，在此基礎上梳理、歸納此種別具特色的小說的基本特徵和創作經驗。前三章著眼於小說的史詩描述，從不同體裁、不同題材的作品中揭示一以貫之的史詩性特徵，這既是對小說內容的全景描述，也想藉此顯現小說容量上的一個顯著特徵。中間三章是形象論。現實主義小說注重創造形象，特別是典型形象，作家的創作思想也多半寄寓在形象中，論及小說的思想蘊含自不可不注意於此。後四章是茅盾小說的基本特質歸納，想從社會剖析小說模式、理性化創作思維特徵、「以人爲本」的形象創造理論和實踐、小說敘事結構等諸方面作些理論上的分析與探討，勾劃此類小說的基本形態特徵。這裡曾是我用力較多之處。然而畢竟限於功力，立意雖高而終難盡人意，這倒是感到十分悲哀的。

第一章 史詩描述：中、長篇小說的社會編年史特徵

一個嚴峻的現實主義作家，往往就是一代社會歷史的忠實證人。歷史循著自己的發展軌迹行進，作為社會「書記官」的作家則努力捕捉它在前行過程中「深刻而經久的特徵」，於是，文學也就成了或一時代的「歷史的摘要」

〔註1〕。巴爾扎克說：「我企圖寫出整個社會的歷史。我常常用這樣一句話說明我的計劃：『一代就是四五千個突出的人物扮演一齣戲』。這齣戲就是我的著作」〔註2〕。這位作家的夫子自道曾為恩格斯所首肯。他指出，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的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昇的資產階級在 1818 年至 1848 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衝擊描寫出來……在這幅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註3〕。由此看來，「用編年史的方式」去寫出一代社會歷史，是有例可證的，巴爾扎克確乎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一個偉大的創造。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最接近於那些產生了史詩型巨著的偉大作家，是茅盾。八部長篇、五部中篇、五十多個短篇——幾百萬言的煌煌巨著，正記錄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業績。然而，最足以說明茅盾創作的史詩特點的，還不僅在此。從「使文學成為社會化」〔註4〕的要求出發，茅盾所追求的是「大

〔註1〕 泰納：《藝術哲學》第 36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年版。

〔註2〕 《致〈星期日報〉編輯保利特·卡斯特葉先生書》，《文藝理論譯叢》1957 年第二期。

〔註3〕 《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462～463 頁。

〔註4〕 茅盾：《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1 期。

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目標，力圖展現的同樣是「整個社會的歷史」。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樣只從一個相對集中的角度去開拓生活（如有的側重描寫農民，有的主要表現知識分子，有的則擅長反映市民階層等等），而是把藝術的筆觸伸展得相當廣闊、遼遠：描寫的對象涉及工人、農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牽涉的生活內容有關政治、經濟、教育、戰爭、革命、反革命等各個方面，反映的歷史又幾乎囊括了整整一個時代——中國現代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階段，而且也幾乎是「逐年地」烙下了時代生活的印痕。只要把茅盾的全部中、長篇小說連貫起來作一番綜合考察，就不難發現它的巨大的歷史內容是深刻地反映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的。因此，茅盾無疑也是一個堪稱為寫出了一代歷史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是一部宏偉的現代中國社會的「編年史」。就這一點而言，茅盾得以進入世界優秀作家之列而毫無愧色。

這裡，著重探討茅盾小說的「編年史」特點。由於著眼點是作品內容反映社會生活的「編年」性，這就不得不打亂作家的創作時序，從作品所描寫的時代生活的前後勾連中去探尋一條昭示著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線索。

一、史詩，從現代史的源頭——「五四」開始

茅盾小說所展現的歷史畫面，如果從「編年史」的角度去理解，始於「五四」時期，即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掀開了光輝的一頁以後。《虹》和《霜葉紅似二月花》這兩部長篇，就錄下了由「五四」伸展開去的一個較長時期的時代生活圖畫。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不折不扣的起點，由此顯示出茅盾的創作內容同中國現代歷史同步發展的趨向。

把藝術的表現範圍匡定在一個完全嶄新的歷史時期，而不是像魯迅那樣把筆墨延伸到辛亥革命以前，去描寫「老中國的兒女」，這是基於茅盾對文學的獨特要求。大而言之，「文藝的時代性」和「文藝的社會化」，以及由此而規定的「現代中國人生」的描寫（註5），是茅盾既定的不可變更的創作原則。因此，當他力圖表現整個「現代」人生的時候，創作從「現代」的源頭——「五四」落筆，也就毫不足怪了。茅盾寫於同創作《虹》同一時間的《讀〈倪煥之〉》一文，反覆申述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認為沒有了「五四」，未必會有「五卅」，也未必會有大革命，「歷史是這樣命定了的」。他又慨歎於「新文學的提倡差不多成為『五四』的主要口號；然而反

〔註5〕茅盾：《讀〈倪煥之〉》，《文學周報》第8卷第20期。

映這個偉大時代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出來」，即使「最有驚人色彩」的魯迅的小說，「在攻擊傳統思想這一點上，不能不說是表現了『五四』的精神，然而並沒反映出『五四』當時及以後的刻刻在轉變著的人心」。這幾乎可以看成是茅盾寫作《虹》一類小說的直接的動因。正是「五四」的「劃時代」意義和文學「反映這個偉大時代」的切迫性，驅使他把一代歷史畫卷的第一筆落在「五四」上。這樣，由《虹》開頭的「從趙家樓的一縷火光」所燭照的新的時代生活，便構成了茅盾創作的基調；他的社會「編年史」也從一開始就觸及了時代的、歷史的本質。

《虹》所展現的「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種種情狀，是有相當典型性的。同茅盾以往小說的背景一般不出以上海為中心的大都會或杭（州）嘉（興）湖（州）一帶的鄉村、城鎮不同，《虹》所選擇的社會環境卻在「西陲的『謎之國』」的四川，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作者寫這部小說時尚未到過四川，小說開首梅女士出川時三峽險峻風光的一段描寫，也還是在同人閒聊中，「憑詳細之耳食再加以想像」（註6）而成的。然而，這並非作者故意追險獵奇，而是對典型環境的精心選擇。像小說所描寫的成都、瀘州一類的「閉陋梗塞的地界」，無異是古老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我們從巴金的《家》裏領略過這樣的氛圍，即便在「五四」浪潮的衝擊下，那裡封建勢力的猖獗仍然是觸目驚心的。先於《家》近三年寫成的《虹》，選擇的背景同《家》不期然相同，明顯見出了作家的識見。濃重的封建氣息，亟待改造的社會環境，正為新舊兩種勢力的對壘提供了有聲有色的舞臺。儘管「五四」怒潮在一個月以後也卷到了「西陲」成都，學生走上了街頭，少城公園召開了抵制劣貨大會，但最初的衝擊力也不過是掀起了一陣死水微瀾。單看剪髮以後的梅女士走到街上，便有一群「像衛隊似的」人圍著看熱鬧，就足見掃蕩舊勢力之艱難了。因此，追求自由的梅女士，屈從父親的壓力，為他「卸清了積年的債務」，而把自己「賣」給商人柳遇春，走進了一個市儈氣息極濃的「柳條籠」，也正是當時所不可避免的。這實際上預示出，她此後要爭得一條解放的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作出艱辛的努力。果然，當她鼓起勇氣衝出了「柳條籠」後，投入的卻是另一個更大的「柳條籠」。在治本公學特別是在瀘州師範，她見到的是一樣庸俗不堪的人物，滿嘴的「新文化」、「新政」等美麗名詞掩蓋不住他們滿肚子的男盜女娼。尤其是那個覬覦她貌美的惠師長，更使她時時陷在

〔註6〕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第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慌亂之中。小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上表現了青年一代鬥爭的艱巨性。當然，規模空前的五四運動對古老的中國社會畢竟是一陣劇烈的震蕩，新思潮源源不斷的衝擊更不是任何封建堤壩所能阻擋的。既然梅女士一類青年已為「五四」的一幕所震醒，此後在新思潮的不絕如縷的灌輸下，她（他）們就決不可能會安於永遠被宰割的命運。小說寫梅女士在新思潮的導引下，為外面的「新奇」世界所鼓舞，採取了不顧一切的反抗，終於左衝右突，闖出夔門，來到上海，投身到集體主義的洪流中，為自己爭取到了光明和幸福之路。梅女士的覺醒，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覺醒：個人的命運聯繫著時代，人們的覺醒又同時代的主潮密切相關——這正是對「五四」時代精神的本質的把握。而這種覺醒，又是在一個時代浪潮不易衝擊到的邊陲地區呈現出來的，它所展開的背景本身就烙有古老社會的印記。這就不但顯示了「五四」新思潮的衝擊力之大，而且在整個中國古老社會的範圍內（不只是新文明最易波及的沿海大都會）表現了一個時代的脈動，小說也就具備了更大的認識一段中國社會歷史的價值。

自然，就社會發展的大致輪廓來說，一場偉大的運動可以改變一代人的命運，這原是不錯的，但實際生活卻要遠為複雜。時代的衝擊力不是一種均衡的張力，它在人們身上所起的作用是曲折微秒的。這就顯出了茅盾所強調的要表現「五四」以後「刻刻在轉變著的人心」的重要。《虹》描寫梅女士的性格有一個發展過程，細緻入微地演示了人物思想演變的軌迹，幾乎展示了一代人在「五四」潮流影響下走向革命的曲折歷程，從又一個方面顯示出它的歷史價值。小說寫梅女士在「新」字號排行的「惹眼的雜誌」面前如醉如癡的傾倒，可說是對一代青年人在突如其來的新潮流面前思索、渴望、追求的最真切的心靈寫照。最初，她對新思潮是不加分辨，一體接受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各式各樣互相衝突的思想，往往同見於一本雜誌，同樣被熱心鼓吹」，她都感到新鮮，都會為此而陶醉。用這樣蕪雜的思想武器去向舊勢力抗爭，很快就表現出它的脆弱性。她曾經熱戀過的、軟弱的韋玉不思抗爭而導致悲劇性的死亡，證明了他所信奉的「托爾斯泰哲學」的破產；她的摯友徐綺君空談「易卜生主義」，也不曾為自己爭得自由、廣闊的新天地；而梅女士自己則不折不扣地跌進了「柳條的牢籠」，而且幾乎陷於難以脫身的境地。現實的教訓不得不使她整飭自己的思想，去作更堅苦的鬥爭。在瀘州期間，她變得成熟一些了，不管多麼新奇的名詞也不敢

輕易相信，但是「單獨在人海中闖」的孤寂感仍表現出尚未選準思想歸宿的難以排解的苦悶。只有到上海以後，感受到了集體主義的偉力，在革命者梁剛夫的馬克思主義的啓迪下，特別是經受了五卅運動的考驗，她才成長為一個無畏的戰士。梅女士的成長歷程，實際上就是不斷求索真理的過程。「五四」以後的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所走過的大體上也是這樣的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虹》描寫「五四」時代精神在促成「人心」的「刻刻轉變」，而且又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轉變，也是作者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對一代人的精神面貌的本質反映。自然，作為「一代」來表現，梅女士的思想演變是不算完整的。這部小說原定計劃就是要為從「五四」到大革命的「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註7〕，因故沒有完成，只寫到「五卅」。然而作為「壯劇」來看，從「五四」到「五卅」，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小說正是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表現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律動。

五四運動是從思想文化領域裏發端的，「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註8〕。茅盾用文學去反映這一段歷史，率先從聯繫著革命的知識階層入手，無疑是把握了歷史的本質，表明了作家站在歷史的高坡上去觀察時代的精確性。但作為一代社會歷史的總體面貌來概括，僅此還是很不夠的。茅盾所追求的目標是反映「全般的社會機構」〔註9〕，《虹》描寫了都市的生活，那麼都市以外的鄉村、小城鎮呢？知識階層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呢？他的另一部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就補充了這樣的內容，使得這一段「編年史」表現出相當的完整性。

《霜葉紅似二月花》也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只要看作者原來的意圖——「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註10〕，就可想像出這是一部歷史性巨著。小說沒有寫完，留給人們的是「五四」以後的一段社會歷史情狀，恰恰同《虹》相映襯，豐富了這段歷史的紀實。小說所展現的生活圖畫就是來自茅盾作品所常見的江南水鄉城鎮。人們從中看到了20年代農民的貧困和愚昧，土財主的欺詐和橫行，以及小縣城裏

〔註7〕茅盾：《虹·跋》，《虹》，開明書店1930年版。

〔註8〕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523頁，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註9〕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

〔註10〕《〈霜葉紅似二月花〉新版後記》，《茅盾文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的守舊勢力、土豪劣紳、破落的世家子弟、無力迴天的「新派」人物等形形色色的嘴臉。斑斕的色彩，勾畫了一個時代的輪廓；而富有地方特色的風俗畫，則活現了江南社會的風情、世態。有人稱這部作品具有「《紅樓》風韻」，恐怕正是就它對社會世相的透骨剔肌的刻畫面言的。但是，如果從反映社會歷史的本質著眼，小說的重要價值還在於描寫了同《虹》截然不同的「五四」以後的另一個側面，從而表現了社會的「全般」性。

從小說所展現的畫面看，這裡的確已經稍稍透露出新時代的氣息：鄉村的河道上已有輪船行駛，城裏人對出洋留學已奉為時尚，「聲光化電」也是樂於談及的新名詞……不過，總體上仍掩蓋不住舊時代所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單從陳獨秀的名字被叫成「陳毒蠍」，這半是無知、半是嘲罵的聲調，就折射出僻遠鄉鎮對「五四」聲浪的隔膜。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仍舊貫必然構成社會的基本色調。在這裡，主宰一縣命脈的依然是腐朽的封建勢力、遺老遺少。那個霸佔著全縣「公益事業」大權的頭面人物趙守義，就是地主兼高利貸者。他把「善堂」視為私產，對鄉民無惡不作，生活上又腐朽不堪。他同輪船公司的總經理王伯申的矛盾衝突構成全書的情節主線，在不肯動用公款修建河道，因輪船的行駛使農田受淹的爭鬥中，他的蠻橫無理表現出封建勢力的猖獗。他最後同王伯申握手言和，蒙受損失的還是赴告無門的農民，顯出了當時社會中最黑暗的一幕。小說還描寫了企圖有所作為的「新派」人物錢良材，為鄉民的利益在縣府與頭面人物之間竭力斡旋，但始終無濟於事。故事就在他的斡旋失敗以後的悲歎聲中收束，既表現了這類人物的無能為力，也使整個作品籠罩了一層濃重的悲劇氣氛。像這樣的歷史畫面，顯然同《虹》所描寫的壯闊的革命聲勢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對同一時代裏的這種不同現象的描述，正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深入解剖。五四運動固然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註 11〕，它的影響力在鄉鎮就難免表現得極為微弱了。而且，光靠一次運動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古老中國社會的根基，「五四」落潮以後社會仍陷於愚昧和黑暗之中，這也是無法漠視的事實。即此一點而言，《霜葉紅似二月花》所展現的歷史畫面也反映了歷史的真實；也唯有在《虹》正面反映「五四」浪潮的同時，再從另外的角度去描述當時的社會情狀，方見得對這段歷史的紀實是全面的、完整的。

〔註 11〕《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 660 頁。

把這兩部作品聯貫起來思考，人們不難看到，茅盾注目於「五四」以後七、八年間的中國社會，力圖反映它的「全般」狀況，為中國現代史開端的一幕留下了珍貴的藝術記錄。這的確是極重要的一筆，因為現代中國社會的巨大歷史變動是從這裡開始的，其後的曲折複雜的歷史進程也在這裡隱伏了基因。小說真實描寫當時的社會情狀，既是對這一段歷史的藝術再現，也預示著未來社會的發展動向。梅女士一類青年剛剛踏上革命征程，還需要經受更嚴峻的考驗；「暗陬鄉村」的生活描寫，則表明社會應當有一個更大的變動。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這類作品事實上已在呼喚另一個偉大的時代的到來了。

二、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性探索

是的，這樣的時代是很快就到來的。1927 年前後，在全國廣袤的土地上爆發了「震動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這就是在中國現代史上作為重要一頁來記載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從掀起到失敗的「歷史的事件」（註 12）。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當然是由《虹》和《霜葉紅似二月花》所展示的需要變動的社會歷史圖景的合乎規律的發展，而它的壯闊聲勢以及使革命在一夜之間倒在血泊中的沉痛教訓，又遠非「五四」一幕所能比擬。這是一齣偉大的悲壯劇，既往的歷史未有表現得如此深刻而嚴峻的；這是歷史進入又一個時代的表徵，時代呈現出更紛繁的色彩。茅盾用中、長篇小說寫出現代中國社會的「編年史」，自然不會放過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記述，而他對這一段史實的特別關注，則決定著他必然會花費更多的筆墨，以更深沉的筆調去描繪它。

在茅盾的作品中，錄述了大革命「壯劇」的精彩之作，是由《幻滅》、《動搖》、《追求》所組成的《蝕》三部曲。就寫作時序來說，這部作品先於《虹》和《霜葉紅似二月花》，而反映的歷史畫面則顯然是後者的延伸和發展。小說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上描寫了「五卅」運動以後大革命高潮的到來，描寫了這一幕「壯劇」的磅礴氣勢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們對待這場革命的種種思想狀貌。在《虹》裏看到的革命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這時自然又會有新的表現，《霜葉紅似二月花》所見的灰暗的江南農村，在這裡則實實在在已一變而為「兩湖」的聲勢浩大的農運場面了。畫面的連續性，反映了歷史的連續性。

〔註 12〕茅盾：《我的回顧》，《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 1933 年版。

今天把這些作品聯貫起來讀，可以看到社會變動的來龍去脈。然而茅盾當年寫連續性的歷史畫面時卻是從眼前的生活寫起的。如果從「編年史」的角度去理解，採用的該是「倒敘法」，從這裡正反映出作家對這段史實的高度重視。

應當說，這是由特定的社會生活為基礎的。比起「五四」來，茅盾對大革命生活的體味更為深切，原因是當時他一度成為職業的社會活動家，身處這場革命的漩渦中心。因此，即使在做實際革命工作的時候，他便為「一大洪爐，一大漩渦」所感奮，有「文思泉湧」段的衝動，躍躍欲試，計劃了小說的「第一次大綱」。^{〔註13〕}這樣，當大革命失敗，他帶著這個「熱身」題材專力小說創作時，就具有為一般作家所無法具有的優越條件。這是一個親歷了戰鬥的戰士眼中的現實社會的生動記錄，剛剛逝去的一場大革命被逼真地再現在藝術的畫面中。在《幻滅》裏，青年學生為大革命盛況所鼓動起來的亢奮情緒，許多人投筆從戎奔赴前線的動人情景，都是《虹》那個時代裏的知識分子所不曾有過的；小說描寫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的宏偉場面，那悲壯的軍樂，獵獵作響的萬千旗幟，轟雷般的掌聲、口號聲，把人帶進了那個如火如荼的年代。特別是《動搖》，在一個小縣城及其四鄉的範圍內，描述了大革命高潮的全過程，使人們看到了邁著「堂堂步武」的農民自衛軍形象，看到了農會、店員工會和童子團同反動勢力所展開的聲勢浩大的鬥爭，也看到了投機分子、反革命者始而把農運引向歧途，繼而又借機實行瘋狂反撲的骯髒的醜劇。這真是一幅散發著時代氣息與熱力的現實生活圖景，藝術表現同時代生活是如此貼近，歷史畫面被描繪得如此精細，真令人歎為觀止。難怪當時有人在讀了小說以後寫道：「擱下了書，垂目回味書中的情味；而一年內我所經歷的往事電影般一幕一幕地反映到我的腦筋裏來……我不由得對於《幻滅》的作者起了一片感謝之心；為的是他把我所欲表現的很精細的強有力地表現了，把我所欲說的話而自己不會說的說出來了」^{〔註14〕}。其實，何止這位讀者，即使在幾十年後，人們仍然要感謝茅盾「強有力」的藝術表現。因為直接反映這場大革命的作品，不僅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就是在以後也是寥若晨星，直成為一段歷史的珍貴記錄。

然而，在中國現代史上，1927年的大革命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證。它是以極其複雜的形式展開的，猝然到來的革命高潮和倏忽之間的慘痛失敗，都

〔註13〕茅盾：《幾句舊話》，《創作的經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版。

〔註14〕張眠月：《〈幻滅〉的時代描寫》，《茅盾評傳》（伏志英編）。